

向实践性教育方式的拓进

——观中国戏曲学院《悲惨世界》

彭奇志

五一长假,在上海的文艺舞台上,中国戏曲学院的师生,为上海的观众奉上了京剧的饕餮盛宴,传统剧目《杨门女将》、《哪吒》、《四郎探母》的经典与精彩自不必言说,演出阵容的年轻靓丽也是有目共睹,尤其是一台以国外名著改编创作的《悲惨世界》,更给我们以很大的回味与思考。

首先,选择改编《悲惨世界》这样的名著,体现了作为教学单位对于创作状态的自信,体现了一种创造的激情和冲动,也体现了创作者对题材选择的深思熟虑。除了雨果名著的广泛的、世界性的影响力之外,又有音乐剧《悲惨世界》改编成功的先例,对创作者而言,横亘在面前的他人的成功都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一种无名的心理压力,京剧《悲惨世界》的创作成功,为京剧表现、改编外国名著方面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在剧本上,对名著的改编,可以说是戏剧创作的捷径,但捷径能否独僻蹊径却是一个问题。很多名著的改编,让人觉得很失望,不如名著,因为观众既不会满足仅仅停留于演绎名著,也不会同意脱离原有文本去随意率性地演绎,但想在原有基础上超越名著,又很困难。所以,搬演名著,既讨好又不讨好,能否讨巧的关键在于,一是能否对主题的有深刻充分的理解与合理的、让观众心悦诚服的进一步诠释。二是对原有内容的取舍是否符合戏剧创作的规律和舞台的体现,是否符合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样式。京剧《悲惨世界》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既体现了原著精神、又有新创造的《悲惨世界》。创作者没有将故事全盘搬移过来,而是基本尊重原作,在作品的基础上浓缩了两条线,将一部世界巨著压缩在2个多小时,呈现在舞台上。对于原著多重主题的宏大叙述结构,创作者既兼顾了多重主题和庞大的叙事结构,如大时代动荡、斗争主题,冉阿让人生悲剧与时代的主题,德那第夫妇、芳汀等小人物与时代的

主题,又凸现了重大主题,即沙威与冉阿让在逃跑与追捕中体现的自我价值感幻灭、信念幻灭的冲突挣扎的主题,冉阿让与珂赛特父女之情的爱的主题这两条线索的并进,该兼顾的得到了兼顾,该强化的得到了强化。当然,该剧还存在着修改加工的余地,如下半部情节过于拖沓、重复,沙威的首次亮出手铐又收回显得过于仓促,冉阿让与珂赛特在地下室的见面,也因缺乏递进的层次感而显得拖沓,虽然这些有待创作者进行进一步的梳理的结构和情节还存在,但这都并不妨碍《悲惨世界》整体创作的成功。

中国戏曲学院创作的《悲惨世界》,在表演样式上的成功是该剧创作成功的关键。传统京剧改编国外经典能否成功,表演样式是一个很大的坎,“中不中、洋不洋”会成为批评的指向,同时,如变成“话剧加唱”也会成为人们诟病、指责的要害。而很幸运的是,该剧目突破了这些难题,京剧《悲惨世界》的让观众在视觉上接纳了它,本身就意味着成功。他们探索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表现样式,采取的是现代的手法,不完全相同于现代京剧过于形式化,也不是采用传统的表演样式,给人表演夹生的难受。应该说淡化形式感和程式感,同时又以丰厚的内容、多样化的传统表演手段充实人物性格是该剧表演样式成功的关键。如扮演德那第夫妇的演员,既将传统的丑的行当融进去,又有所创新,每个演员创作出了符合戏剧内容和人物性格的表演样式,这是最难的。

其次,作为一个以培养民族传统艺术高级人才为重任的高等学府,以怎样的教育方式、培养怎样的艺术人才,应该说,不仅是教育界人士和艺术界人士关注的课题,更是广大的观众们极端关注的。作为博大精深的民族艺术,继承传统,任重而道远。但毋庸讳言,近些年,我们培养出来的艺术人才在学历上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前辈,但在创造与创新的能力上所取得的成就,却极大地落后于前辈的艺术家们共同创造的辉煌和荣光,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些教

彭奇志: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艺术处处长。

育手段和方式上的问题。为什么教育的手段越来越先进,人才的总体质量尤其是拔尖人才的数量总体上却事与人违呢?这部分地是由我们当前急功近利的经济环境所决定的特殊的人文环境造成的,但也凸显了目前艺术人才培养手段的单一,人才培养目的过于单纯地追求高学历而脱离舞台实践和创造的片面性。由于学院派培养的艺术人才舞台实践机会缺乏,而导致了艺术创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先天缺乏。该剧的创作演出对我们的传统的民族艺术人才培养的传、帮、带式的逐句教唱、逐个身段示范的教学方式提出了挑战,为艺术院校的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话题。《悲惨世界》的创作演出,这样一个完全属于学院自己的作品,创作演出集学院五大系的合力,其主体的创作人员是学院的老师,所有参加创作

演出的老师都带领了一批学生共同参加创作,有100多个学生参加了创作演出,给学生的教学实践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和角色创作机会。演出一个新剧目,对学生来说就是意味着创造一个新角色,就意味着对他本身创新能力的开掘,相信参与创作的每一个学生个体都将会学到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同时也会增加他们的创作实践能力,因为在实践的同时他学会了创造角色。因此,该剧的创作演出,其在教学手段探索和创新上的意义已超越了一个剧团创作一个新剧目的意义,我们不仅希望看到一个《悲惨世界》这样的新创作作品,而希望看到更多的属于中国戏曲学院自己的更多原创的、经典的作品。

(责任编辑:李 锋)